昆仑三色月

王宗仁

那晚，我和战友姬坐在纳赤台兵站一间临山的客房里，赏月，聊天。他很神秘地对我说，昆仑山中的月亮有三种颜色，你发现了么？我虽有数十次翻越昆仑山的经历，却少有闲暇登山的机会，便坦率地回答他，除了银色的月亮，我并没有见到它有其他色彩。姬笑说，那么你瞧瞧。

我移目望去，东山上圆圆的月亮犹如一团刚刚从不冻泉里捞上来的，未经任何人工打磨的滋润、新鲜的红玛瑙。

姬看出了我魂不守舍的样儿，便问，你瞅见月亮的颜色了吧？我说是的，红月亮，红得喜人！姬这阵子好像变成了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赏月专家了，很有激情地说，你看吧，月亮坐着的那个山岔，正是每天太阳升起的地方，那是太阳的家，是太阳把月亮染成了红色。他说他最爱看这会儿的红月亮了，常常难以把它与太阳分清楚，误将月亮当成初升的太阳。我并不知道姬讲的这番话有无科学根据，但我宁肯相信，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月亮也会是红色的。

随着月亮的渐渐升高，它身上的那层鲜亮的红衣逐一褪掉，变成银白。我想，这大概就是昆仑月的又一种颜色。银色，或者灼白，惨惨的纯净。

那么，月亮的第三种颜色呢？

姬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指着右边一间小木屋，说那屋的门楣上有“风花雪月”四个字，夜里你可能看不大清楚。这时，姬的话音变得低沉了，我能感觉出有一种淡淡的忧怅。姬说，提起风花雪月，人们的眼前怎能不浮现出双双对对的夫妻和恋人在良辰美景中享受幸福的情景！可是肩负着无法推卸的神圣使命和职责的边防军人，却常常要远离“风花雪月”。他们用一腔忠勇和赤诚守卫国家，有家不能回，让妻室儿女在远方的内地期盼。孩子出生后把妈妈都叫了一两年了，却不知道爸爸长得是啥模样；还有不少军人早就过了娶妻生子的年龄，却找不到女朋友，一个个成了“吹灯兵”。总有那些貌似心高气盛的姑娘，对在遥远边疆服役的“大兵”冷眼漠视；另外，符合家属随军条件的军官，由于边防驻地海拔高，天寒，缺氧，不适妻儿住留，只好在千里外的格尔木“幸福院”落户，一月两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有一次鹊桥相会。她们称这为“随军不随夫”。

姬的话题落到了那间小木屋上。

“小木屋是兵站官兵的爱情屋。常年难得见到个女性的兵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贴满墙上的‘公开爱情信’，有妻子写给丈夫的，有姑娘写给男朋友的，还有月下老为兵们搭桥牵线的信……这个主意是指导员想出来的，他对结了婚和确立了恋爱对象的同志说，你们不要自己过了甜蜜日子，忘了还在求爱长路上艰难跋涉的战友。他们是军人，也是人，得到爱情的真果是理所当然的。把你们的爱情信献出来，让全站同志都体验真正的爱情，都享受温馨的生活。爱情屋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姑娘爱军，满屋生辉。兵们来到小屋，就像见到嫂子那样亲切，也像会面女友那样激动。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感情，亲切、激动之后，难免会有点酸楚，失落。不管怎么说，这小屋毕竟是兵们开心的去处。至于为什么叫‘风花雪月’，指导员的解释是，别人有别人的‘风花雪月’，边防军人有边防军人的‘风花雪月’。谁能说这满屋的爱情信不是色彩斑斓生活的反映，不是高原军人追求幸福、向往美好的胸怀！”

姬讲完这些，久久沉默。

下雪了，飘飘扬扬的雪花。月依然在，雪月。那也是一种风景。清冷纯美的景。

蓝天下的秋色

易国斌摄于西藏林芝

感悟北大荒

张友根

一九四九年，解放全中国的大局甫定，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大批转复军人汇聚在北大荒屯垦戍边。是年九月三日正式成立了九三农垦局，开始了北大荒的创业史。

一九六八年，在上山下乡的洪流中，数十万名知青先后融入了这块广袤的黑土地，将他们的青春热血尽情挥洒在这里，播种着希望和爱情。当年上海中学66届初三1班邵春林同学也成了其中一员，他在北大荒度过了七载寒暑。回顾这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已是大学教授的他不禁感慨系之，缅怀不已。我怀着新奇复杂神秘的心情，参加了由他倡导的当年中学同窗北大荒之行。

面包车蜿蜒穿行在北方苍茫的群山，稠密的丛林，宽广的原野，经过四天三夜的晓行夜宿，北大荒敞开她宽广的胸怀，迎接来自上海的十位游子。前来接车的九三分局王书记五十开外的年纪，齐耳短发，笑语中露出两个酒窝，显得和蔼可亲又不失精明干练。她当年也是齐齐哈尔市的一名下乡知青，如今已经在黑土地扎根落户，安家立业。我们下榻在三星级的九三宾馆。

北方的天空亮得早。第二天清晨，我步出宾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现代化的边陲城镇。那一幢幢风格迥异，极具欧陆风情的建筑鳞次栉比，宽广的道路清洁整齐。天空是湛蓝湛蓝的，金灿灿的太阳照得路边的草地和行道树叶绿得发亮，分外耀眼。空气清醒得令人心颤。已是江南六月天，这里却凉爽宜人，宛如初秋季度，背着书包上学的少年和路人健康的笑脸，奏响着一曲自然和谐的乐章。

车子驰离城镇，展现在眼前的便是千里平畴，万顷良田，无尽的绿色一直延伸到天际，景色极为壮观。陪同参观的孙局长用手比划着说：“现大豆一拿高（食指和拇指撑开的距离），到了大豆二拿高的时候，波浪起伏，煞是好看。如果你们八月份来看麦田收割，大地是金黄的一片，美丽极了。”我们在尖山农场标准化农具场看到了大马力机车头一长溜排列在车库里，显得高大威武。王书记，孙局长介绍说：“现在春季耕种、夏季耕田、秋季收获、冬季捞雪全部实现机械化。农场改革后，大小机械全部由个人买断，55人的农具场承包了全农场的活儿，其效率已经超过美国农场的平均水平。过去农忙时‘早上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三顿饭，烟筒结岗，锁头把门’的现象已经绝迹。”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纷纷爬上机车头，留下一张张难得的留影。

傍晚时分暮霭四起，我漫步街头，那穿红着绿扭着东北大秧歌的老人、那悠然散步的青年男女，和那天际落日灿烂的晚霞交织成一幅良辰美景图，我的思绪随着晚风飘扬：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沧海桑田，如今的九三分局已成了拥有52.6万公顷土地，11个大型国营农场，17万人口的新型农垦社区，是整个北大荒的缩影。北大荒肥沃的黑土地孕育的不仅仅是大豆高粱更是孕育了具有宽广的胸襟、坚韧的毅力的一代新人。尤其是当年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地投入到这片黑土地，黑土地则以巨大的热情塑造了他们，使之迅速成长、成熟。如今奋战在上海各条战线上的佼佼者，有不少就是当年北大荒的“兵团战士”。北大荒的砥砺是他们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我想这也是他们今天魂牵梦萦“第二故乡”的缘由吧。

山顶上一棵草

胡鹏南

山顶上有一棵小草，时时为自己卑贱微小而叹息，一天狂风吹来，风力吹得它抬不起头，不得不低头哈腰，难受地往下看。但当它瞧见山谷的青松，峭壁的翠柏，竟引起它的自豪和快感。心想：谁说青松翠柏高大挺拔，还不是个个屈居它的脚下！？

给电水壶加个保温套

叶瑞梅

我是一个退休工人，几年前当电价实行分时制计价后，我就买了个电水壶早起烧开水，面对着吱吱作响的水壶，我想：一定有一部分热能被水壶外壳的大气冷却掉了，增加了耗电时间；如果能像电饭煲一样加个外套就好了。于是我给电热水壶加了个保温套，省时节电，几年使用下来，效果很好，现介绍如下：

一、利用剩余的两只奶油蛋糕的泡沫塑料空盒子，一大一小套在一起，以增加厚度，然后按水壶的高低用墙纸刀把高出部分裁掉。在其侧面开一个U形直孔，把裁下的余料按水壶嘴半径补上，而另一侧水壶电源线接线座处也作如此处理，再在座部钻廿余个5毫米左右圆孔，作为水壶溢水时的排水孔。这样，电水壶保温套主要部分就完成了。

二、用一只奶油蛋糕盒子盖按水壶盖口大小开孔，要稍小一些，再用彩色塑料袋裁剪成带子包缠一卷，既防止泡沫塑料颗粒脱落污染，又增加美观。

三、为增加强度，我在水壶套上打了两条打包带箍，保温盖上打了一条，可利用一般包装打包带裁剪（加50毫米余量作接头），并在煤气灶上加热一块铁皮热烫粘合，然后一一用力套上（注意：要稍紧一些）。

自制电水壶保温套虽然很土，但很实用，由于利用轻质材料，因而“轻而易举”。如果外界气温低，或连烧第二壶开水时，则有保温套的电水壶节电效果更明显。

“我为节能减排献一计”
科普征文

有感于街道花钱给低保户订报

彭小华

据报载发，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公园街道办事处，决定从明年开始，给全辖区内的低保户都订上一份报纸。闻听此事，笔者为之欣喜，不由感慨良多。

时下，一提起关心、帮助社区低保户，不少街道社区居委用油，这的确也温暖人心，应该做，必须做。但恕我直言，对社区低保户精神上的关心和帮助，不少街道社区显然做得很不够。如此这般一头低、一头高，像踩『跷跷板』，不仅难使低保户们称心满意，而且对构建和谐社区也是不利的。你想呀，一旦脱离了『精神帮困』，闷闷不乐，精神空虚且不说，而且极有可能让酗酒、赌博等恶习沾身，这种情况一旦多了，整个社区的风气将会如何？

山东这家街道办事处，出钱给社区低保户们订阅报纸，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各种知识信息传递给他们，切实满足了社区低保户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条对低保户『精神帮困』的有效途径。一年的订报费用也许并不多，但这种关爱天天看得到，体会得到，帮到了点子上，帮到了心坎上，有助于他们『精神脱贫』。

当然，街道出钱订阅报纸，仅仅是关爱、帮助低保户的一种方式，还有其他方式也可以尝试实施。我想，实行『两条腿走路』，让他们生活无忧，精神充实，是街道社区永恒不变的工作主题。我们可以从山东淄博市张店区公园街道的这个做法中得到一些启示，举一反三，把社区工作做得更好。

灯花

一个辔头

司享

我是祖母的长孙，小时候在昆山生活，祖母对我自然倍加呵护。但我贪玩，常常没有告诉她老人家就跑到小伙伴那儿去了。她就常骂我：“小鬼（发音ju），一个屁头，人就看不见了！”意思是说我一下子就跑掉了。对昆山方言中的这个“屁头”的出处，我一直搞不大懂。

最近翻阅了一些资料，才搞清楚“屁头”应该是“辔（发音pei）头”。辔，驾驭马的缰绳。辔头，即马笼头，包括了驾驭马用的嚼子和缰绳。《木兰词》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骑马的人如果挽不住辔头，马就会快速奔跑。“一个辔头”，常用来比喻一次奔驰、或行动的迅速（见《明请吴语词典》）。“辔”在昆山方言中的发音为pi，与“屁”同音；因而，“一个辔头”在昆山方言中就变成了“一个屁头”。

第一次吃过桥米线

桑胜月

飞机落地昆明已是中午。

早就对昆明的“过桥米线”垂涎三尺了，自然，吃过桥米线成了我俩午餐的首选。何处的米线为最好呢？经“的哥”的指引，到了有名的“桥香园”。

想不到的是，“桥香园”内人头攒动，但饥肠辘辘的我们，为免日后想起来就后悔，决计进去。进去得先买筹。哟，筹子还分等第呢，什么举人筹、状元筹、进士筹和秀才筹。我问，举人筹有多少量呢？开票小姐用手往大厅里一指：“看最大的那桌。”只见那大桌上满满当当的盘碟相叠，我两个可没那样的雅量。选状元乎？进士乎？抑或秀才乎？阿拉心里明白，自己才疏学浅，胸无点墨，还能攀附进士和状元？来个秀才撞撞运吧。

进大门，赫然见一座袖珍大理石小汉桥连接着偌大的就餐厅。呵呵，过桥入大厅，那吃的可就是地道的“过桥米线”了。单独一桌已无可能，但你可以见缝插“桌”，哪桌上还有空位，即可坐过去。我们“插队”到一户四川来滇人的大圆桌上。见他们一家围着油渍渍的桌沿，伸头在大如小面盆的面碗上，正唏溜唏溜地吃得滋滋有声。我探头望他们的汤碗，正一个“红海洋”！

终于轮到我们了。咦，怎么先上的是一盘盘的菜？一盘鱼片、肉片和鹌鹑蛋，一盘绿色的蔬菜和葱花，另一盘腐竹和艳丽嫩黄如韭黄的东西，闻闻并无韭香。经邻座指教，方知是菊花瓣！一会儿，就送来了盆大的滚烫的高汤，里面并无米线。难道漏了？四川人忙指点：“快把盘子里的菜倒进汤里！”我们先倒蔬菜和菊花，谁知这急着了四川邻座和服务员：“哎呀，先倒荤的，先倒荤的！”说时迟，那时快，绿的和黄的都已漂在汤面上了，浮出了一幅艳丽的画。四川男人摇头：“怎么搞的嘛，要先倒荤的，过一会儿汤的温度就不够了，那就真的烫不熟喽。”我和同伴对视，她不让，说是怕这些生食烫不熟吃了会拉肚子。我不听，这不让，那不许，还吃哪家子正宗米线？我强自把鱼片拨拉进汤里，另几样却被同伴挡在了碗外。唉，桥香园里的流量那么大，怎会不新鲜？汤又那么烫，怎能不熟？正在我俩争执不下时，一中等碗的白白的米线终于登场。我俩忙不迭倒了进去，西施效颦似的又浇上了红辣油。但仅一点点，像点缀过于纯白的米线，给碗内再加点色彩。然而，这就辣倒了阿拉两个上海人。我们也不顾体面地唏溜唏溜地吸食起来，自己竟差点笑出声。那四川女子说：“这点子辣算点啥，我们在重庆吃得都大汗淋漓的，今天才出了点细汗。”吃着，吃着，我身上的汗就已经涌了出来。擦着汗，看着舞台上白族姑娘翩翩起舞，忽然就想起了那个有关米线的美丽传说：一个书生为了不受干扰地读书，去了一小岛。每天他的妻子往返为他送饭。多日的劳累，一次竟在通往小岛的桥上昏睡了过去。一觉醒来，食物全都凉透了，只有鸡汤还滚烫。于是她把凉了的米线和其他食物都倒入滚烫的鸡汤，对书生说：就将就着吃吧。不曾想，这样的“将就”竟别有风味。后来书生考上了状元，为表达对妻子的感谢，把这顿“将就”的饭，叫做“过桥米线”。

我，在昆明，吃了一碗米线，中了一个秀才。值！

七夕会 美食情怀

今宵打谜

谢煜明

厨师炫技

（维扬小吃）

昨日谜面：两人一见情意合

（电视剧）

谜底：《双面胶》（注：面，别解为“面见”；胶，胶合）